

恥不逮齋集

吳姚立起題

園



送中丞劉夫子扶母柩歸葬序

國朝

卷一

同治五年夏四月辛卯巡撫江蘇陽夏劉公丁母憂去官時大亂初平人心思靜吳趨靡僞亦少革矣起視二千石長吏率多惘惘無華雖窮變通久消息然乎書有之爾惟風下民惟草觀感之閒影響斯捷誰任轉移僉曰公力由是八府三直隸州六十二縣千里而遙千里而近喪太夫人喪春相無聲巷歌不作客有自海上來者則曰非獨公賢卽太夫人亦斯世僅見也庚申辛酉賊於滬歲三四逼業業人情倚公若山於是太夫人年幾八十矣居危城中不少動閒一出借行香爲鎮定與城存亡公矢之太夫人亦安之其明於大義何如也巡撫公移孝以作恥不逮齋集二卷

一

忠太夫人教忠以報國君子兩賢之今其喪也宜滬城人有泣下者公門下士熊其英曰若客言陶士行不足多矣晉史稱士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去或曰此誨徵爲截髮來也或曰此孝感爲限酒來也公今之征南也太夫人今之陶母也來弔者人數千其洒無從之涕者有滬城人則以海甸生芻作二鶴觀果孰誣孰核者試一辨之其英與客論桓公事不禁於巡撫公之去慨然爲吾吳惜也公用兵如神折衝千里貞固幹事與桓公無異作令時精於摘伏有神君之頌則西門營柳事似之其司藩庫也謹出內嚴耗蠹節浮費收實用木屑竹頭綜理微密於是乎在客曰是皆然矣未也

其英閒從公游日遲明見公卽肅衣冠起視事未始異也其偶也虞山潘子曰此吾師之常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潘子從公久微潘子百箠之運分陰之惜幾於吾師乎失之之數者公於桓公無愧色更有難能曰惟清節竹書兼兩宦橐蕭然不愧古人者不轉滋古人愧歟公才德如是卓卓若能久任鎮撫移風易俗之效當必有進於今日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安知不易地然也乃建節一載遽爾憂去不克如陶公之久駐江陵是則荆民之幸而吳民之不幸也夫古今不相及不在彼乃在此客又曰偉哉太夫人也不終滬終蘇設不及待喪亂之平一旦不諱則公方墨經從戎雖欲守朝夕哭位不可得吾子恥不逮齋集

二卷

二

七

嘗論後世奪情之舉國家之不祥人子之至痛由此推之在死者亦當不瞑於地下若太夫人者可以無憾矣且陶母賢母也乃早卒不及見其子佩八州印則以世俗福澤之說論其相遠又何如也是歲某月公將奉太夫人喪北歸祖奠客日至其英與問答之如此退錄爲是篇以當太夫人引挽之歌甘棠之詠則請俟諸異日焉

送金侯序

士束髮讀書志用世久而得一官官不必大惟其能有爲其必曰一縣之宰雖然宰可爲不易爲也吳江金侯哲人先生先是宰婁南滙有德於民民歌詠之旣調吳江吾郡人士望吳江而怏怏也於是侯幡然曰吾思用趙人一日具牒上大府得請遂去侯在吳江七閱月所欲爲不及次第以爲而是時峯泖閒達黃浦而南水田蒔秧畢青疇彌望歌聲從牛背迭作短長歡喜父老謂使君車將復來也夫甘棠之詩謂之去思必旣去而民思之乃爲之賦甘棠焉故其英於侯吳江之政不備書而獨述吾郡之民之思慕侯者如此其英客於此有年侯來屬之與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修縣志禮意甚勤異日成書將終奉侯之教督於其別遂書此貽之

送金侯之任崑山序

天人之相與至微而極顯其一氣之翕闢常呼吸乎人心無須
與聞焉自事神者不能盡人通乎幽明之故而以爲甚遠於是
不求之氣而輒以形求之此像壖所由來也往讀歸震川長興
城隍神靈異記一鞞一胡靴之微一區區畫船之懸不懸輒乃
見之於夢以爲神誠有靈能不昧其好惡自爲屈伸得所憑依
其所以致此實本於公事之之虔夫以震川之爲縣其於民事
梳剔之既不遺餘力有君如此民固以神明敬之矣而公之事
神特謹且嚴豈不以神之昭布森列恆足以箠攝愚民之心志
助爲政者賞罰善惡故因而不之廢耶夫爲民上者之所以事
恥不逮齋集卷二

四

神不必有像塑爲之像壖從民壖也爲政莫大乎因民因民之
所趨而導之使歸於正則刑罰之用可以不勞聞其堂上之琴
聲而知神聽之和平焉彼城隍神之在長興夫旣爲之像壖矣
而復屑屑於靴鞞與畫船之懸若或見之若或聞之震川於是
乎通幽明之故矣嘉興金侯螺青先生宰吳江爲政安靜不擾
旣成民謀新邑城隍神廟今夏四月方飭材鳩工侯遽以代去
侯在吳江凡十一月臨去爲詩四章貽邑之人拳拳於所已爲
與所欲爲而未及以爲者曰隄防水利曰保甲曰鄉約而廟功
尤致謹焉惟侯豈弟慈祥惟神聰明正直其相與非偶然也先
是邑貧戶佃人田歲終負租蠹蠹鞭笞之聲不忍聞侯至作還

租歌勸之侯之用意忠厚神實聽之斯其福吾民者大矣其英承之修志時時與侯相見又嘗以拔薤之義與侯函書相往復侯不以爲非是皆不可以無紀會邑人士送別侯於廟之共怡園其英與焉而侯此去將蒞崑山爲震川之鄉爰撫震川修廟事序之爲之詩者磬生凌君泗等若干人皆別寫云

送陳侯去青浦序

氣質之難齊也渾厚者精明不足精明矣往往不能渾厚二者相持孰勝曰渾厚勝山之削者無草木其閒有一山望之蔚然鬱然必其石骨不露孕生機而時發者也漢章帝之言曰安靜之吏恟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竊嘗持此以鏡古今吏治臧否百不失一海昌陳侯宰吾邑三年以代去父老曰侯仁人也積倉穀活我去可惜一少年者曰未也侯實以詩書塾我內一人則大言曰侯苦我苦我語未終有佃人田者一人怒之曰侯何苦爾者侯實父母我其英聞之是非者出於公者也毀譽者徇於私者也有是哉吾鄉人之誦侯也積穀荒政之遺興學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六

廿

實興之本曰教曰養侯之德於是爲大直道在民之二者心歌腹詠宜矣其苦之何也聞築圩一役侯令急愚民見目睫此一人者尤好逸惡勞者也然則與之爭之者是乎曰是然而其心則私甚侯之爲政也寬下車之始鑿蘇城業戶虐佃之弊有訟及此者或以哀益分左右袒此父母侯者蓋嘗恩斗石於侯非真能知侯者也由是觀之近世口碑其爲毀譽是非也半是故水利農田惠之大者也不心是銘反口是讞一旦幸及寬政輒又狂蒲鞭爲可市善爲政者於此精明乎渾厚乎其必毀譽是非無一毫動於中乎魏叔子有言善者抱嬰慈者拔薤噫舍仁如侯者吾誰與歸不然三代下東西京吏治最近古其時二千

石中豈無能吏以察察著而帝顧不以彼易此何與抑其英更
有獻者道光時有官比部者廉得一坊役以詐贓斃人命爭之
上官置重典其言曰今日治獄當以哀矜之心待百姓以喜心
待吏役除一害民之賊可喜孰甚喜在此哀矜在彼喜卽從哀
矜生也州縣中爲民害者盜賊私販不論曰差曰胥曰訟師地
棍曰覲巫曰僧曰逼幼寡婦醮者而總漕蠹役爲尤甚斯言也
惟可聞之慈惠之師况侯更渾精明於仁厚者哉侯之在青勤
課士其英辱以文字受知於其移郡也旣深惜地方失慈母私
又不容以嚙忘其卑賤遂不覺一吐其狂若夫祖公之什請以
侯之邑士大夫

送陸進士之官雲南序

同治甲戌陸君希樵成進士以知縣用奉部銓發雲南雲南去江蘇七千里君於是行年且四十餘矣縣令於民最親邊省又足以自見其才天所以位置君者適如君之自爲位置一日勾當家事畢將策馬祖道以去奮力方剛經營四方君旣意氣自壯知君者皆壯君期君之爲于清端也我聞滇山產銅銅之用及於天下今亦稍稍倦矣夫以天地之藏發之不已硎日深硎日少陰精銷鑠雲雨不通寶藏之興有時格鬻區區小民之膏血又多乎哉民猶銅也鑪之冶之惟上能鼓之鑄之惟上命雖然是不可竭竭銅麻竭民瘠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君恥不逮齋集

二卷

八

行矣他日有銅政及君君試以余言證之抑聞之嘉慶時有官滇之文山者善奏鏢每宴客輒以鏢賭酒酒半令下堂坐使眾善鏢者環擊之鏢皆入其手未幾苗匪起卒以鏢殲賊膺懋賞夫劫亂以武亂平則武事不足云也滇苦兵已十餘年賴節府威肅軍鋒摧廓久迺戡定方思用儒吏以大革悍俗君至滇例得任雄緊誠於政通人和之暇澤民以詩書迪民以禮樂優游數年不變吾知猥褻之屬無非赤子將必愛君敬君父母乎君如于清端之於羅城者枹鼓不興盜賊斂息金沙江水照君素心於以揚前徽抒夙蘊起南徼瘡痍之餘而綏柔之循良爲天下第一斯其爲鏢也豈不大哉君故家子尊府汀州君自道光

壬午通籍官闈十餘年所至有惠政君少承清白之遺操守確然而性尤沈毅壯歲游歷燕齊黔楚所至山川阨塞風俗利病周咨而心識焉故不苟爲無用之學一切經濟持之有要報國榮親其在此行也其英不敏足未踰里閭業不能追所志交游中篤雅如君者跡又將日以遠方茫茫然俯仰之交愧其將何以贈君哉是一說者繫於滇則亦滇故也於其行遂書以別且以券君之新政焉

恥不逮齋集

二卷

松陰讀易圖後序

去縣治東三十里有溪曰蟠龍其地水木清華宜稻宜蔬宜木
棉宜竹風俗朴愿無城市錢刀駟僮之習故居其閒者多隱君
子云庚申之亂余一再渡是溪奔逃烽火未遑一一訪也今夏
應歲試赴郡金子圭卿出其尊府勉甫先生松陰讀易圖索題
句先生固世家蟠溪者文若行吾則嘗聞之其隱於易也微圭
卿請幾失之矣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尤致謹於陰陽消長之
幾乾初九曰陽在下坤初六曰陰始凝小象於乾坤九六爲之
發凡起例本此意以讀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悔吝有不根於陰
陽者乎雖然易不易讀也坤純陰卦上六尤陰之盛聖人讀之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十

則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龍焉陽無時或息陰亦然乾卦六爻
聖人無一語及陰而獨於坤著之者所以深致其扶陽抑陰之
意先生家蟠溪請卽以潛龍一爻論之潛之爲言隱也夫子繫
之曰龍德而隱者也惟龍德具而後其身可潛無德之人能動
不能靜夫亦安能潛也善乎程子之言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
晦其行不求知於時晦其行潛也守道不變則龍之所以爲龍
夫旣曰龍矣飛騰變化宜若無不可爲者而爻辭首戒以勿用
推之九三之乾惕九四之可進不進無非欲人不輕用其陽而
陰之可畏隱然寓諸言外蓋惟眞陽乃能抑陰使不長亦惟眞
陽斯深知陰長之足憂故曰易者憂患之書也其英生三十五

年矣自少至壯荐經喪亂猶憶避難幹山之年陳醕父孝廉嘗
以此一經見勗忽忽十年夙諾愧未有以踐而孝廉前卒今年
將四十更涉漸多於悔吝之來有戒心焉過此以往學易洗心
正欲得如先生者而師之假令先生而在予方將從之蟠溪之
曲碧松之陰取向所聞於孝廉者爲寸莛之叩而先生往矣先
生家居教授數十年爲人和易鄉里稱長者無異辭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其有得於觀玩者甚深圭卿要爲善讀父書者先生
儻有遺書譚易乎予竊願得而讀之而先爲此序以質圭卿其
曰後序示不敢序先生圖像云爾

恥不逮齋集

二卷

淮南攬轡圖序

吳江任畹薌觀察少負志氣讀書喜論古今成敗不屑章句爭書生一日之長比壯從軍皖北馳驅戎馬閒者二十年積功甚偉余交君之弟友濂因以得君之爲人心嘗畏而敬之而君亦以友濂言知余夫士爲知己者用其英年四十從事章句略無成就自今以往此身苟不甘自廢方將用之於君西望淮肥問二謝破敵之處草木風吹獵獵其遺跡尙有存乎君旣久在兵閒此不足爲君道竊惟壽陽爲自古用武之地風俗尙氣力而躁急當晉太和中袁眞據城以叛大司馬參軍伏滔嘗著正淮論二篇極論之其言仁義之化不漸而刑法之用窮也滔之言恥不逮齋集卷一

五

16

其今日治淮之龜鑑乎聞之善爲政者不易民而治觀察在壽陽方總餉事兼有備兵之責車驅所至誠收其豪傑而用之而又以其閒興水利勸農桑爲之植其生於饑寒未至之先然後優而飫之進以詩書禮樂以柔其氣數年數十年淮之俗必將一變向者頴亳搶匪之起其禍莫於數省幾至不可爬梳夫亂民必斬然始固非亂民饑民爾甲戌之冬觀察嘗自壽委員弁以來買桑秧十萬謂將教民使自治其生其用意蓋遠矣友濂嘗爲余言壽州治之北四里八公山在焉淮南王安雞犬神仙之跡髣髴見之登其巔令人有遐舉之想又言其地多鶴時時見鄉人籠鶴入市惟白羽丹頂者不易得是二者惟余與友濂

得私之觀察方有所不暇云會觀察書來招余余以事留滯不
即往遂乞元和陶君詒孫繪右圖以贈而竊爲序之如此用爲
異日相從之券

恥不逮齋集

卷二

三

止

莊子壽先生六十壽序

界蜺湖黿蕩閒有鎮曰貞豐粵匪之亂獨不被兵避地寓公齒若望最高爲震澤莊子壽先生當是時主先生者陶氏陶故多詩人先生爲客執牛耳酒酣裝裳起舞悲歌談笑一時并作幾忘身世此儗歲月在烽烟鼙鼓中也先生來貞豐當咸豐之十一年嗣君兼伯實從居二年歲甲子江南平兼伯以孝廉舉於鄉先生去貞豐是歲其英自澱濱轉徙而西去貞豐三里聞先生名不獲修相見禮獨其性情行義在陶氏羣從口者久而聞益詳所爲詩詞駢文吾則又見之其商以麗也如珠玉錯而錦綴也其縝以密也如機杼理而尺寸無或失也其華不靡而意恥不逮齋集二卷

古

足副其言也則又如耐冬之花香滿一園識者知此中有骨幹存焉夫文至徐庾詩至溫李體製變矣要其至者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非多讀書而氣足以採之不能若是者吾蓋於先生所作信之方今

天子神聖四方僭亂以次平定廟堂之上允宜作爲雅頌潤色中興而先生年且六十矣文章光焰不發於其身必發於子孫詩不云乎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吾又將於兼伯信之今歲八月先生桑弧之辰兼伯郵李君辛垞所爲啟來徵文李君撰次典核有法要爲深知先生者其英愧無以益也子春陶丈曰先生與吾子先後客吾鎮不宜辭且兼伯思有以娛其親願有言也

愛卽南山詩人所以頌君子者爲先生晉一觴樂只君子遐不
黃耇詩固一再言之矣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五

倪竹珊先生六十壽序

澱湖之濱有隱君子葛先生竹珊是已先生本姓倪先世撫於葛亦爲葛氏性倜儻狀兒奇古所爲制舉藝原本經訓具國初能劉風格屢應鄉舉旣格格與有司尺度不合則大笑曰是烏足與較得失哉吾飲吾酒而已先生至是遂隱於酒云戊辰春其英偕邱子執甫過先生萼輝堂先生飲二人酒留款極懽余時戒不飲觴行執甫輒代余飲久之執甫辭不能飲先生興益豪且自起行酒益力是日先生高弟唐君偉人實在坐先生忽執爵言曰客何怯也吾與偉人輩飲此堂不終日不罷客何怯也其英於是更代執甫飲竟酒二人者皆醉遂相與過芝田翁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六

芝田翁者偉人之尊府亦豪於飲者也更起酌先生先生爲連引數巨觥余輩瞠目而已退而歎老輩神明不衰如先生殆以酒全其天者先生旣隱於酒性情益和獨其倜儻有爲之氣猶時時見於眉宇閒澱濱之俗中元集快船競渡亂後民力彫敝先生約鄉人罷其役蚩蚩者惑巫言方以爲神之禍福在是也先生具名疏告於神卒罷之數年省里中金錢數十萬其他事剛方正率類此論者以爲有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其英別先生數年先生於是年六十矣昔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警卽今所傳抑抑之篇是也賓筵一詩序以爲刺幽王朱子釋爲飲酒悔過之作其說實本之韓氏夫酒以娛老少當戒

老不必戒故詩言介壽必稱兕觥武公以睿聖之資耄而好學不倦其於酒也豈尙有沈湎淫佚之失如詩之所陳而韓顧以爲悔也由今攷之其卒章言立監佐史似與公生平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之旨合韓其據此而意之歟抑爲公少作其說別有據歟先生湛深經術今夏相見於郡城方欲與先生飲質之以博笑樂而先生豪飲如昔年一坐盡傾遂不敢以是爲長者溷也今歲某月日先生誕辰豫索一序余不文不足爲先生重辱忘年之交諾之而未敢以報半載矣頃從陶丈詒孫案左見一圖曰得閒將壽問之知其爲先生作繹命圖之意拳拳乎武公抑戒之心也今而後知先生非酒人也余故曰先生益隱於酒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七

者也其英與執甫約將以獻歲初吉攜酒登堂爲先生壽并求一醉而先爲此序以爲之券然則先生其慎毋因韓氏詩攷而以賓筵自律律人也哉

說畫一首贈陶丈詒孫

天地間形形色色無一非自然之文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此畫之始也而文章之用相錯焉錐沙也印泥也漏痕也釵股也皆畫之法也善書者以之通之於書而溫日觀之蒲萄枝葉須莖又皆以草書法行之吾不知畫之因於書與抑書之因於畫與元和陶丈詒孫工各體書於畫致力尤深所作水墨山水往往有秀逸出塵之致余於二者無所解然時時見丈畫見輒甚喜人不必日遊山水胸中則不可一日而無山水之趣善畫者之於山水也習矣竊嘗欲乞畫趣於丈而未暇也抑嘗考古圖畫之作如商山采芝二疏祖道葛洪移居之類轉相沿倣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六

十

類皆指事象物有故實可尋自宋徽宗立畫學畫之等最上筆韻高簡而白描山水遂盛行於時大抵唐以前畫尙實寫宋以後畫尙空摹實者以法勝空者以韻勝丈之畫韻矣張氏彥遠之論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韻也者合神妙而言之也由是進焉以入乎宋元之室則自然之文章不難於尺素間遇之余又烏乎測善畫者之所至乎哉丈居周莊余過之輒與飲酒談藝曩者西磧之遊丈嘗爲余圖遊踪十幀旣而有慧曰探梅之圖旣而有種田喫飯之圖丈之爲余勤矣而無以報作說畫以贈

藝菊說贈談君筱友

藝菊有君子之道三曰勤曰恆曰誠時其燥濕除其蟲害及其胎也長兄去弟若與之爲朝夕焉非勤不爲功雖然由朝夕而積之百勤不勝一怠乳其子而閒之日可乎曰不可也則恆貴焉二者之於樹藝盡之矣其曰誠者何也人之情易遷貞夫一斯外物不得而奪夫物之足以奪吾者不必其爲不正者也是故誠於蒔蘭蘭之外無香草誠於種竹竹之外無直幹彼藝菊者之目中不見有蘭與竹也亦若是而已矣今春余與談子居見乞菊秧來者相踵比花開獨談子之圃富麗有秋學牛毛而成麟角誠與不誠之辨如此或曰子論藝菊通於論學余色然恥不逮齋集二卷

九

內愧其言若談子則可謂誠於藝菊者矣既飲以酒遂書此贈之

書說贈沙蔭青

書如也如其志如其人是故瑞士之書醇厚才士之書穎秀畸士之書慙落興化融齋劉氏之論書如此惟畫亦然沙君蔭青以畫游吳門余遇之逆旅泊然而相遭漠然而相與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人生會合之權夫固有不可知者耶君年少而才充其遊學之力其於藝也方進未已劉氏爲君鄉先生其英嘗師事之而愧未能通其學今欲報君之畫聊舉所聞於師門者以爲君贈君如能通之而君遠矣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信

復初字說

何子迪甫改其字曰復初書於余曰某明年四十矣內經年四十而陰氣半焉言陽衰陰盛也又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某愧未之能也字此二字聊寓由復之乾之義余聞之瞿然甚矣何子之善學也於易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人能體天地之心爲心則復其性何氏以醫名二十餘世其生人多矣且善醫者未有不通於性命之理者也今有病者於此手足拘攣麻木不仁彼其平居氣血必有失調之處一旦爲之洞其陰陽培其元氣使病去而適還其無病之體要必醫師之良是賴然而非有所加也復其初而已矣爲學何獨不然其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論

英猶憶兒時入家塾授讀四子書見朱子釋大學明德曰復其初於論語首章學字亦曰復其初然則學者學此明者明此性命精微於是乎在忽忽三十年徒徇口耳不克切己體察至今遂成有病之身聞何子言能無懼乎何子既能世其家學活人而所以自藥者復如此於其中必充然若有得也異日何子歸自浙余方將從之聶山之麓取朱子二說七日一卦講明而切究之姑先爲之說以贈

習之字說

吳君滄舟有令子曰學勤邱君執甫字以業韓矣余復字之曰習之於文習从羽从白鳥數飛也季夏之月鷹乃學習習字本義如此未有不習而可謂之學者亦未有學不勤而可謂之習者卓哉昌黎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後之人聰明才力百不韓逮而其臥也呿呿其起也踉踉光陰爭隙駒夫夫也乃惟歲是翫或消磨於六博樗蒲古人有言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過人也不遠嗚呼可不謂之大愚乎吳生年少能文充以學問他日成就方未有限量破除流俗余不敏嘗愧於厥心故不覺因生一痛言之也抑吾聞李文公在韓門稱高第弟子而其恥不逮齋集二卷

三

字亦曰習之然則讀韓李之文卽以韓李自期是在生之顧名思義而已矣

希孫字說

孫文定著三習一弊疏余友邱君執甫讀而善之欲其子長而希公之爲人遂以其名名之今夏五月邱生嘉淦游於庠執甫字之曰希孫余於是而歎執甫之善教其子也生之秉質也弱弱者膽不足也生不聞謝文節之論文乎曰放膽曰小心文非膽不雄事非膽不立先是文定官檢討上封事請罷西兵停捐納上以其言戇召學院切責之顧謂朱若瞻女意云何若瞻以臣服其膽對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甚矣瞻之足以成事也然而其本則有在矣理者所以體此瞻者也氣者所以運此瞻也恥不逮齋集卷二

卷二

三

者也明理養氣交致其功而瞻有不壯者乎生年十八朝夕服過庭訓惟謹異日發名成業胥於此少壯基之余無以益生而所期於生者不獨以文於是乎言

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其薈萃成書實自歐陽公集古錄始自是趙洪薛諸家相繼箸錄至

國朝而好古之士輩出蘭臺墮文天祿逸字搜訪靡遺彬彬盛矣然我不知數十家者皆篤嗜成癖游歷所至不憚揮毫舐墨親得之披荆履棘摩崖捫壁之餘與抑適在高位以一紙檄下郡邑有司責以供命也夫檄碑擾民亭林先生於西安府學碑目序嘗痛言其害吾以為非特病民也上有嗜好下卽以此見投充類至盡碑版何異暮夜之金余懼後之君子慕好古虛名而易忽乎此書跋是錄用爲世戒俾毋以作俑爲公詬病焉

聊不逮齋集 二卷

通

三

書音學五書後

右音學五書三十六卷東吳處士顧亭林先生著攷先生與曾庭聞書稱四十卷蓋總敘目言之爾其攷正吳才老韻補一卷成於晚歲故淮上所刻張君力臣所書止五書不及韻補正先生此書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證宋人之失積三十年五易稿乃成俾學者於古今音學之變一覽了然厥功甚偉後江氏古韻標準段氏六書音均表雖於此各有補正然範圍終不能越宜先生之以絕學自命也至於劖劂之工悉出先人所遺故國餘澤而未嘗秋毫借於人此又先生大節所關不可不表而出之者王高士曉庵之言曰亭林先生身負沈痛恥不逮齋集二卷 去

奔走流離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嗚呼讀先生書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力臣卽廣師所稱精心六書信而好古者其書五書署姓氏自稱後學虛心古誼較之林佶手寫堯峰集尤不可及故附著之以爲當世思附驥尾者法

河南奇災鐵淚圖書後

舉一省數十州縣亢旱三年赤地千里饑民死者無算嗚呼酷哉天爲之耶人爲之耶鐵淚圖哀豫災而作也原本出吳門謝氏余既讀而悲之及來河北慘慘之狀日接於目耳中呼號愁痛之聲不絕夫以天地之大所以生之仁之者日夜無休息一旦激於氣而民物遂實受其劫天道遠人道邇此其事徵之洪範五行之傳上之得其幾焉次乃觸發於當境恐懼於臨時彼圖中人或未之知也夫覆車不戒安在其能以完車終也悲夫悲夫會崔季芬軍門重刻是圖卹卹乎創鉅痛深之意存焉遂書其後將以貽此邦人士之有志修人事者

恥不逮齋集

二卷

美

河南奇災鐵淚圖書後

顧孝女割股圖書後

右南滙兩孝女割股圖孝女爲吾友顧君秋巖從妹長年十九
次年十七母病先後割股肉進事在咸豐丁巳戊午而其母之
卒實以戊午一效一不效其事絕奇秋巖出是圖示余余奇之
許爲文而未有以應三年矣今思之孝女事殊不奇有子與子
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
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父母疾至不可諱人子哀痛迫
切之情去哭踊一聞耳子游則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故喪禮毀
不滅性侍疾亦有之矣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割股者禮之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七

三

未經聖人品節者也猶親死爲孺子泣發於哀痛迫切之至情
而不自知兩孝女不相謀以母疾病迫而爲此當是時惟心有
一母耳人孰無母故曰不奇嗚呼孝庸行也割股奇而庸者也
一女子能之而我輩顧不能且試問禮經所載如冠者不櫛行
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
矧怒不至詈當侍親疾時果一一踐之否獨割股執昌黎說以
爲愚不可爲也惟愚故誠嗚呼余獨安能無愧於兩孝女也哉
若夫效不效則不論可也

秋燈課讀圖書後

往歲乙亥之春凌君磬生泗礪生淦任君友濂艾生將探梅於鄧尉書來招余余以事不獲往時同往者有費君廉卿既畢遊磬生賦詩若干首廉卿爲之圖圖中數人獨無余嘗以爲恨而復失我廉卿又一恨也今春廉卿出其母夫人秋燈課讀圖乞爲之記夫人早寡守節課二子讀書夜分不少休圖作於夫人之亡作圖者仁和錢杜其曰秋燈課讀者以夫人遺稿有秋燈課子詩也於是廉卿年六十矣以歲月之不居人生之不能長爲人子且至戚如兄弟一旦有故亦復不能相保此天地之所以有憾當不獨廉卿一人之私痛而廉卿乃能永慕不忘若此恥不逮齋集二卷

夫

xi

至性獨過人抑亦太夫人之教也余聞之直木無曲景其爲人也有至性則必有高情然則自今而有山水之遊余舍廉卿其奚從哉圖故有記爲書其後如此

張筱峯廣文政績圖書後

華亭張筱峯先生少有志於當世之務久之不遇爲校官以老嗟乎士固樂於用其材材不用則摧傷不復振然而有成格焉非破崖岸不得一當自古及今官之失其職者多矣昌黎爲崔斯立記藍田丞廳壁崔玩世之概至以種松聽泉哦詩送日爲公事有官如此公家其何賴焉然而今之世苟有斯立其人以任校官且將高之謂不與齷齪者類校官之不舉其職莫有甚於今日是故齷齪者安之而有志之士或亦不能自用其材夫學校之設人才風俗繫焉舉天下之爲校官者而皆瘵曠不獲一舉其職嗚呼此豈細故也哉先生之爲校官不肯自菲薄講恥不逮齋集二卷

元

大

學餘暇贊畫政事圖中勦水備防皆是也凡此皆守令事得之司訓之官尤難是非先生有以獲乎上信乎同列不克以爲士固貴自立官無小而先生晚節又嘗董大工捍海石塘采訪一郡之死難者列上之凡政績可紀者尙多其英獲拜先生在咸豐丁巳歲癸酉繼見於白門談笑飛動歎爲詩人之老壽未幾而先生卒矣郵冊徵文猶在凡列公私感慨悄愴并集遂載筆書其後而歸之

跋嘉定洪嘯虹先生遺墨

右草橐爲嘉定洪嘯虹先生自述年譜暨遇難詩讀之悲其遇
內紀夢一首沈痛尤不堪卒讀嗚呼老去遭亂以一白頭奔走
刀風礮雨中人生至此遑問寂寞身後名哉庚申之亂大江南
北文人受厄如先生者何限半生著述往往隨飄風散滅以余
所聞若吾邑陳甯甫孝廉其一也先生叢殘數紙門下陸君伯
鴻獨收藏之惟謹然則取友必端人於此顧可忽與

吳江震澤重建學宮碑記代

同治十三年甲戌夏五月江震兩邑新建學宮成是時某奉天子命視學河南先是乙丑大工經始用不繼中止焉至是積累之既匡旣救凡規制所宜有森列具舉計前後共用錢五萬緡嗚呼董是役者亦勤矣蓋嘗論之聖人之道至大曾子子思孟子而後伊洛之傳獨得其宗程門高第弟子尹氏楊氏二呂氏謝氏游氏盛已而龜山以倡道東南論者比之聖門之子游最後東南得二程子傳者則有吾邑王著作蘋龜山之言曰師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著作卒不愧其言斯非所謂豪傑之士耶夫聖人之道非可一蹴而幾也溯伊洛達洙泗患不行不

恥不逮齋集

卷二

三

患不至焉著作之在吾吳得其傳者陳教授長方楊中書邦弼再傳而爲沈義甫國初若張安孝嘉玲之篤志庶幾聞其風而起者今少衰焉夫著作之集世不盛傳若二程及楊謝諸子所爲四書之說則朱子載之集注人人童而習之豈習之而尙不足以視其身耶毋乃熟於口轉玩於心耶某不敏少未嘗學問顧嘗讀著作集而好之自來中州飲水得源思欲與諸生講明洛學而深幸吾邑學宮之成有以起發予意也學故與震澤合在縣治東門外垂虹橋之北沿橋行一水清澈悠然得浴沂之趣而太湖萬頃浩乎汗乎西望不知其際又足以發舒其廣大清明之氣今而後將必有王著作其人出乎其閒區區文章科

第之盛要不足爲吾黨道也學旣成父老以書來謂某是宜爲
記遂謹記之申頌禱焉其長官學官及與於是役之鄉士大夫
姓名具刻碑陰云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周莊鎮創建四義士祠記

余客蜺湖往來周莊一星終矣今歲春暮過泚村詒孫陶君君爲余言四義士事四義士者浙醫主僕某某新安客某其一里人某也名氏皆無考相傳國初時盜發白蜺湖當事內大臣檄地方縛盜以獻過期不得法當屠事急鎮人兇懼四人者挺身出任事得解一鎮免屠而盜轉匿他所荷池四人竟代盜伏法陶君述至此慷慨言曰吾貞豐爲元和吳江牙錯地乃者加設淞南水師於此盜賊益無所發居民數百家由是長子孫世世相保不輕去其鄉非詩所謂樂土者耶嗚呼吾貞豐實受四義士之賜以有今日而掌故荒墜里之人幾相與忘之吾子習太

恥不逮齋集

卷二

三

史公書盍爲之記吾將謀以報四義士者余唯唯退而思之非獨四義士卽盜亦義士也蓋故國之思長矣我

聖清應天順人王師入關四海鳴騶不數年間天下者定而一二頑民亦復自阻聲教夫以一盜而至煩大索意其人必陳忠裕吳節愍之流惜當時文網嚴密載筆者之曲有所避也然則此四義士者豈非激於忠義而然者哉四義士事載章騰龍貞豐擬乘章有詩弔四義士而其書頗蕪陶君以鎮人修明故事盍并此修之乎越日復以語陶君君曰善哉君子表微吾迺有以報四義士矣周莊故稱貞豐里泚村名煦詒孫名燾昆季有高才議祀四義士於鎮之某所遂次其語爲祠記

金澤改建文昌宮碑記

盱台汪侯治青浦之五年歲次丁丑三月八日焚淫祀金澤陳
三姑塚像拘僧某至還其髮越月十七日載具丹堊躬督匠氏
改厥廟宇爲文昌宮額其聽事曰經正堂陰霾掃除民志不忒
文治光輝炳燭牛斗於是侯秩滿且去西門豹治行百里歌舞
其英方承侯命修縣志職司文字父老皆曰子宜爲記乃備書
歲月刻於石侯名祖綬丙辰進士光緒三年夏四月邑人熊其
英記

切問書院碑記代

賢人君子之生於時豈不貴乎有用哉而要視其所學爲異同學之途恆數百年而一變乾隆中葉道術大備天下晏然無事承學之士鈎致探索踔厲騰躍其途亦稍稍歧矣當是時吳江陸朗夫中丞燿獨以樸學崛起其間清修碩望卓然以磨世而厲鈍某往嘗讀公切問齋集及文鈔而好之及待罪來公之鄉數數過分湖喜蘆墟莘塢風俗樸儂獨能安余之拙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因其樸儂而進之非官師之責與而其地書院未立麗生凌君淦以爲言公在吳江爲先達於吾禾又寓賢也微凌君言某固念及之而凌君等又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謀之甚勤乃相與相度之就蘆墟鎮城隍廟旁屋改爲之焉旣成奉祀公粟主其中顏之曰切問書院廟左故有橋一水環流關其門門與橋面厯階入至堂堂之後古松一株孤秀拳石間士之肄業來者仰而思俯而悚歎充然有會於心退而讀公之書求公體用之實學庶幾因其俗而變化之母安於固陋毋習於浮華焉嗚呼科舉速化之術不足言矣一二才智之士適適然以考據詞章自命於天下國家又何裨也學必實體諸身心以博通乎治術如公之能自立天下皆將宗之而況乎生乎其鄉者哉某之鄉爲湖書院故祀唐陸忠宣公而以公配今此鄉又專祀公以風厲學者其必有聞風興起者乎某行矣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是又在乎善其後焉因為之記以諭來者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止

青浦重建豐備倉記代

同治丁卯余承乏南滙今廉訪永康應公方監司海上每謁見輒敦勗以二事曰教曰養教多術矣端蒙養其大者余因於邑四鄉增設義學二十二所廉訪不以爲迂旋出義倉章程若干條相商榷未卒事會調攝青浦遂袖以行下車問風俗士習樸民風愿東南帶峰泖升高而望漠然見山之澹遠水之夷猶其貧瘠益稱乎地氣焉邑舊有常平倉廢且百年今則并民間私積罄如也慨自粵匪亂作東南元元蕩析離居處此時謀休養患貧寡者疑十縣而九要未有若青浦之甚者幸數年歲中稔遺黎得苟活一不幸而元枵告災行且槁死莫或救鄉士大夫恥不逮齋集

卷一

庚

固心憂之久矣余至出廉訪章程集眾議議曰食爲民天有備無患固也雖然安所得崇安劉氏建昌吳氏者借厥米也酌其通與時消息莫若按畝使輸米一升起戊辰冬漕斷以五年爲積累之舉是則可爲云爾時中丞丁公方以義倉事檄下各屬於是列議八條上之中丞旣可余請並飭江南北州縣均照青浦例從事人僉曰某令能而不知實廉訪有以發之倉之未建也折米以錢每畝計二十四文綜覈通縣并余所捐俸錢千緡共得制錢萬五千而贏購舊典廢屋作倉直千二百三十緡計地七畝餘爲屋五十四楹另建者聽事大門庖廂屋廂屋以棲守倉之人其廳事五楹有事則爲集議之所平時設義學其

中增修繕完計又糜緡錢二千二百有奇餘錢萬二千餘緡盡
以買穀倉之名仍陶文毅公所定名之曰豐備此後四年所入
城倉不能容則當於四鄉分設社倉垂永久焉倉旣成書其緣
起記諸石章程八條並列於後嗟乎教民難養民亦不易以青
邑之貧瘠非勤以殖其生儉以節其用休養百年藏富於民雖
補苴一時終不足以善其後易言裁成輔相此非異人任也表
率之者有司相與有成者鄉之士大夫也余不敏不足與於斯
諸君勉之合教養爲一事後余來者豈乏其人區區備豫不虞
可恃不可恃也若以創立之艱不忘是倉所自則願於鼠雀狐
兔加之意矣因并書之以諭邑之賢與後之宰斯土者

江震重建城隍廟碑記

代

吳江之析震澤同城而治是故吳江城隍之祀震澤合焉廟在某字圩今爲震澤地而其神祀昭靈侯所從來遠矣粵匪之平神顯應孔赫士民合辭以請縣用其言上之大府久之禮部以聞同治六年九月內閣典籍擬進封號奉

旨鈐出普庇二字由是神加號普庇秩然懍

天子之命惟

天子進退百神惟神有功於斯土廟食百世容保民無疆禮惟其稱非棟宇峩巍不妥神栖顧瞻廟貌歲久不治有司無狀民氣鬱抑光緒紀元比歲屢登百穀堅實盜賊不作眾驩同聲謂恥不逮齋集

二卷

四十

三

神貺不可以不答於是某適宰是邑率先捐俸爲倡飭而新之工始於二年之四月越明年八月訖事凡爲屋一百有四楹用錢凡二萬緡有奇而民不病董其役者震澤吳鳴皋吳江費延慶等勤不言勞廟成繫維其力攷神或傳爲唐蘇州刺史曹王明其說已見之元沈義甫氏雙楊廟碑而近世烏程沈登瀛駁之竊以爲昭靈城隍之祀翼翼明明要有大神主之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福善禍淫情狀孔昭必實其人以求之則荒矣旣爲之記乃繫以迎送之辭備刻於石用遺邦人其辭曰

具區兮芻匄仡仡兮金城雲駕車兮霓偃旌神之徠兮肅然有聲嘉粟兮旨酒民力普存兮歲其有租稅連兮惟神蓋租稅完

兮惟神庥神既徠兮盍少留
分疆兮合祀神欲去兮醉止春有蕝兮秋有英俾我民兮飲食
燕喜虔頌兮新宮奔走兮兒童大鼓兮坎坎小鼓兮鑿鑿載歌
終兮神絃願我民兮孝弟力田

恥不逮齋集

二卷

聖

重建石神廟并創義冢碑記

澱湖屬青浦西境西受蘇州諸水以入於泖而石神廟當湖口與東南關王廟對立形勢爲雄廟祀宋韓蘄王部將石公諱仔香火舊矣壬戌八月粵賊嘗營於此以拒我兵經提督黃水師圍勦餘賊四竄村農爭斬以獻無脫者越明年江南平大亂之後人心向善澱以西故無義冢白骨纍纍行路悲涕已巳冬善姓蔣修耕創捐廟旁田若干畝收葬暴露余偕蔣君林如襄其役至則見廟無一椽存者斜陽廢壘碎瓦縱橫爲憑弔久之今冬十月復過其地蕞桷一新矣問之知爲里人某某等募建云夫一廟也成毀十年間余以避難來此未歸故皆親見之試爲

恥不逮齋集

二卷

望

由後湖前亂離景象歷歷心悸師武臣力其何可忘觀黃督一戰之有功則知當日石神大有造於此土也廟舊有石刻神像今議易以栗主而供今軍門生位於旁禮也蔣林如曰此其沿革不可不記益之以義冢使善舉永永不廢責在來者子盍記之乎於是爲記冢地細號建廟估工列之如左

青浦學儒寡會記

三代上寡婦無失所者讀大田卒章稔之矣後世風俗偷薄穉
穉秉穗之利不棄於地卽私之一己是區區者惠不費乃亦靳
焉彼嫠也其窮矣哉崑山沈樸如師秉鐸來吾青思集會恤嫠
以儒寡先其法視已故生員有婦貧無告者某氏月給米若干
錢若干孤能讀父書倍給之俟其長能典謁然後止仁矣哉用
心乎古者女師擇士族賢而寡者爲之今公卿大夫家鮮有延
女師者哀此熒熒上不能希大家曹氏下又傭保乳乎是羞撫
是貌孤詩書香火不絕如綫白太傅詩曰歲時春日少世界苦
人多當暮春三月草木欣欣禽鳥之微皆有以自樂之數人者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獨向隅啜泣繽紛天地當爲傷和矧其在冬之夜夏之日與昔
翰文彭尙書撰恤嫠會敘以我儕歲時伏臘妻子歡笑形彼無
告之苦讀之淚下今試取白傅詩迭賡之鶯鳴柳樹春者自春
鵠泣蘆洲秋者自秋其動人又何如也後之人苟推而廣之大
田之風其何遠焉吾聞之苦節之後必昌他日孺子長矣讀此
文知必有念鬻子之閔斯而思立身行道以報生我恩者是又
我師教孝之本旨也夫其捐田姓氏細號例書碑陰

貞豐某氏祭田記

慨自宗法廢而族不收大功同財之誼不概見於今之世也久矣由是而殺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親盡服絕同於路人嗟乎宗族雖有親疏自先祖視之皆吾子若孫也族之不恤先靈毋乃恫乎范文正義田論者謂所以維宗法之窮何獨宗法實與祭法相表裏知此義者吾於貞豐 氏之設祭田見之 故分湖

望族其來貞豐自處士

君始處士有隱德傳二世子孫繁

衍有孫曰

二人者承祖父未竟志今歲某月割長稔

田若干畝會其入什一以實邊豆釜錡什九以資三族之無告

祀產也而隱寓義田之意其殆聞范氏風而興起者乎而二君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四

101

顧欲然若不足於此乾隆十五年吳縣陶氏置義莊田以畝計者千一百五十聞創之者名世遠始財百畝耳協捐更得五十畝及子篠起而廓之遂足前數二君能爲世遠乎無患後之不篠也已況能爲篠者即可券之二君之身哉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處士以之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二君以之 曰是舉也創之難守之更不易吾望子規我

以規後之人而乃頌乎哉余不敏何足以規二君無已則有鄉

先達述庵司寇祠塾一序在於是發篋挑燈高聲共讀時夜漏

交丙寒雨收聲西風驟起調刁撼屋隅坐者爲徐君攬香方聳

肩咿唔聞余一人聲亦來就讀至終篇興與廢其中有天是在

後世子孫修德以格天一語
蹶然起曰命之矣明日晨興
遂次其語爲記 名 與 名 者爲從昆弟

恥不逮齋集 二卷

望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恥不逮齋集' and '二卷', which are the title and volume information of the book.

息廬記

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
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開下潦上
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余讀史至此爲慨然太息曰嗟乎功名如馬伏波一旦倦而求
息乃惻惻可憐若是哉於是爲詩弔之恨不得少游其人從之
徜徉以自樂也同治紀元之三年來客覘濱鷗鄉水國風景清
幽意其閒必有隱君子焉訪求未獲久之乃得陶君綠萍綠萍
家貞豐喜吟詠壯歲棄舉子業入賞爲別駕有官不赴也顏所

恥不逮齋集

二卷

異

居曰息廬繪圖徵詩今歲余館貞豐葉氏君介梅田葉君出題
圖曰願有記吾聞綠萍工計然之策計然之爲術也貴出賤入
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其作用與老氏相近然積而能散進而
能退要非世俗貨殖所可同年而語故君子猶有取焉今君年
未四十於築室已寓倦息之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必不肯
求贏餘以自苦也審矣東坡詩云不須更待死鳶墮方念平生
馬少游君於此想誦之已熟由是而好行其德克勉爲鄉里善
人余方將往而從之故於梅田之請不敢以不文辭而喜爲書
此以竣

夢蓮草堂圖後記

陸君少蒙過余龍潭出夢蓮草堂圖屬爲之記夢蓮草堂者少蒙尊府雪亭司馬讀書之堂董徵君兆熊爲駢文記之者也先是少蒙之兄亮時手司馬避難一圖以來余見之俯仰茫然三復江君弢叔寄司馬詩愈悲詩所云昔時詩酒地荒草比人高其英嘗再三至焉自司馬之亡草堂寂寂數年僕數司馬交游先農部兄咸豐乙卯歲先卒陳君梁叔克家從軍於外庚申之歲軍敗死之未幾而蔣君硯詒鎔經陳君子松壽能遇難不屈死旣一二年閒夢蘭董徵君沈君南一曰富江君弢叔湜先後物故數君子與司馬爲石交其英年少獲交於司馬最晚兩陳恥不逮齋集 二卷 望

君沈君蔣君皆不及見然知其爲人皆賢者往時數君子者數數往來司馬草堂中卽司馬之賢可知矣司馬爲人忼爽讀書志用世當輿匪下竄司馬爲大府畫城守計策甚詳貽書告余余報之言君雖有官尙無祿於朝去就當自決小人有母此身未敢許人也司馬曰子言是也無何省城不守鄉里皆被兵願司馬用世之志鬱鬱勃勃處風塵濛濛時卒亦不能以自抑乘閒時時與海上主兵者相聞賊謀得之指司馬名大索司馬於是奉母奔命此扁舟避難圖所爲作也亂平司馬遽下世終其身蓋不得一當卽與司馬交善數君子十年之閒零落都盡或老死諸侯賓客或託文字自鳴或不幸死難卹平皆抱瓠落之

悲天之生才果何爲也乎嗚呼唏哉凡晚交於司馬者有凌君
啓生泗礪生淦柳君子屏以蕃其英每與三君相見輒思司馬
慨時艱之未濟志經世者之難其入也有氣力如司馬而今亡
矣則又同聲而歎思之久不置微一子言固將念之況辱以二
子之拳拳乎亮時少蒙讀書力學異日承司馬堂構而大之請
徵斯圖焉可也

恥不逮齋集

卷一

四

吳淞載雪圖記

竊嘗讀史至唐淮西一役李僕射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半夜到蔡擒吳元濟以獻輒取大白淨之楊君綠琴之載雪吳
淞也於是杭州方再陷滬城孤懸海上賊自浦東悉眾來犯陽
夏劉公率民團堵禦戰於南橋同時參將李恆嵩復破賊於松
江西廣富林當日大雪沒腰腹血濺處點點凝結經月不化余
至浦上有鮑某者出示所拾鐵丸有重七斤云嗚呼辛酉之冬
之雪之大爲數十年所未有乃諸將之出奇制勝則皆因雪
以成功其見於文報者李提督世忠有天長之捷張總兵運桂
有休甯之捷盪決所至風馳電掣方之古人何復多讓而楊君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吳

102

於此方旁皇海上託性命於孤舟煙波空闊烽火連天回首家
山百里如夢圖中所具當日怵儻情狀略可想見余東西奔難
歷楊君所歷之境獨多每當急迫嗒焉喪焉天地沈濛不復知
有有生之樂試由淞南北數百里推之上游百戰之區其情狀
當復何如幸而亂平而民之死於亂者已不可復生矣詩有之
相彼雨雪先集惟霰亂之作也何獨不然惟其事前不爲之防
事後又泄泄焉若忘遂令三千餘年史冊治日少亂日多也悲
夫余未識楊君獨嘉楊君之能不忘患難於其來徵文亦爲浮
大白而書記以與之

怡雲圖記

怡雲圖者仲平陶子作仲平家貞豐少受詩法於尊人泚村翁又從癡叔論孫講八法荆關山水一門師友與與如也故仲平雖年少能詩工書畫駸駸從三絕鄭虔後思拔戟成一隊矣一日出是圖索記於余余散人也詩書畫三者無一解其何以益仲平哉且仲平名圖以怡雲雲之爲物有無倏忽變幻萬狀停雲以思故人浮雲以興游子獨工部雲在意俱遲句充然若有得於聚散離合之外君家華陽隱君之言曰只可自怡悅不可持贈君隱君之雲惟隱君自怡工部於此要不相襲所謂風何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雲亦若是而已矣然則仲平圖恥不逮齋集二卷

辛

雲仲平之所以自怡者余又烏乎知之烏乎記之余來此四年閒嘗登寓樓蜺湖一望煙波空濶夕陽在山暝禽上下遙見吳中穹窿支硯諸峯白雲一縷拂拂出樹影閒自恨胸中塵俗啗焉無所開悟不克有會於心而仲平顧能取之以自怡若此其書畫之所以工與或曰仲平同母兄弟七人尊人泚村翁暨母夫人年未滿五十是圖也樂天倫也若是則其遇又不可及矣余也鮮民歌南陔詠白華請俟之有福爲人子者

題撫絃感舊圖

孔毅父喪其妻東坡挽之曰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達故言
乎所以寬毅父者至矣雖然公非忘情者也安節之歸也公作
小詩十四首送之東阡實三致意焉其惓惓於魏城君新墓猶
草者情乃未能忘也鍾情如陶君撫絃感舊一圖其亦安能無
作也哉初君嘗繪聽松圖述祖德也既而圖怡雲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天倫之樂具焉是圖之成譬之合樂六十四爲角隔八
下生餘一分不可損益於暉緩發散中一聲變作聽之雖嚙急
究之自還相爲宮余不能作超曠語爲陶君寬解既嘗叙記君
怡雲圖君盍以所怡者易所感乎陶君字仲平德配王氏嫺內
恥不逮齋集二卷

至

則卒年二十有九

種蕉學書圖記

嗜之篤者技必精孫莘老作墨妙亭東坡斥莘老書至不工此事之變者也上海王子栻申博學多藝能作大小篆真行書咸具法度既又以爲未也晨夕學之益力延請工畫事者畫一圖着甘蕉數十本而王子居其中人之見之者不問而知圖中人爲王子也書一藝耳不專精則不得右軍有言耽之玩之功積邱山懷素善學右軍者也當日綠天一角必數萬株乃不憂紙盡專精若此則所傳張伯英池水盡黑智永四十年不下樓信本少漁寢臥古碑下數日不去要豈誣哉王子所種蕉吾不知其視素師何如以王子嗜學之勤區區圖中所有固不足供其揮灑也且王子於書必種蕉而後學乎學書必種蕉彼不能種蕉如王子者吾未見其能書也是王子斬人以書之學也王子知素之書得力於蕉而種之矣苟種蕉不若素吾亦未見其能書也是王子并自斬其善書之名也或曰王子善書蕉特其寄焉耳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筌蹄可忘未聞并所得之魚兔忘之其得也可以見王子之學力其忘也可以想王子之胸襟王子非僅以書名者然則種蕉不種蕉要亦不足深詰也夫

秋夜讀書圖記

四序有遷改人生有老稚境遇有通塞此三者天時人事之不齊者也任三者之遞嬗而充然曠然舉無足以易吾讀書之樂則其胸中所自得者爲可想焉竊嘗論歐陽子秋聲一賦意境沈寥讀之令人恤恤不歡唐風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夫憂之過而卽其所以自得於中者忽爲所奪則亦猶之康與樂而已人之生自少而壯而老此賢愚所同也若夫讀書以自力於學則惟賢者爲然程子不云乎不學便老而衰志不衰焉其秋乎何有余未及交殿卿周君會周君來徵文遂書此以諭之爲秋夜讀書圖記

恥不逮齋集

二卷

三

夢游赤壁圖記

赤壁一名赤鼻磯陳壽志云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是赤壁之名不自操軍敗始也後之人訪古憑弔慨然想見周公瑾魯子敬之遺烈輒爲指其地實之或以爲卽嘉魚之石頭關或以爲卽漢陽沌口之臨嶂山或曰江夏金口有赤壁山焉由今考之西望夏口東望武昌證之東坡所賦其地要在黃州之境則赤壁在今黃州爲無可疑云粵匪之亂武漢爲四戰之場大小千百戰殺人無算至今沿江石壁斑斑多血跡存焉余嘗取曾文正胡文忠羅忠節三公集讀之當其親臨前敵出入生死雷轟電掣江水沸騰初不知天地閒何以有我有我而何以適丁此恥不逮齋集卷二

語

羣盜如毛不可爬梳之會今稼秋是圖吾不知所夢之境爲何若例以坡公曠達之見夢中所有江山風月無一不足以娛情而悅性夫黃州武漢之交當日非所稱羣盜如毛不可爬梳者乎一旦神遊其地乃獲自樂其樂是果誰之賜與三公往矣獨有所謂赤壁者千古相映吾聞稼秋有高才能文章試請爲吾賦之可乎

種田喫飯圖記

歲月山中渾富有花開花落自成春何當飽喫種田飯從子徜徉江水濱此余今歲元旦游澄江君山見山麓耕者而作也猶憶數年前與虞山張仁卿先生抗論詩人伐檀之義嘗以不能躬耕爲恨先生贈以序反復此義所以獎勉之者甚至忽忽於今年將四十筋力日惰上慙運甓之賢下愧荷鋤之子其進退之失據也久矣昔康齋吳氏見農夫力耕輒歎曰此亦參贊化育也而近世徐洄溪譜道情北曲以風世其田家樂有云宰一隻雞肥捉幾個魚鮮白米飯如霜似雪喫得來喜地歡天讀之卽熙皞氣象何遠焉余旣不能自力於耕而耿耿此心時復往恥不逮齋集二卷

五五

來阡陌隰畛之間會久客鄉居友人見屋旁有田之可佃也辱以區種法相屬爰摘舊句乞陶丈詒孫寫一圖曰種田喫飯圖將合虞山一序懸之坐隅俾知不耕而食之可愧恥庶此後讀書有以自勵而區種一說更冀有同志之興起焉爾

西疇結耦圖記

陶丈詒孫爲余畫種田喫飯圖成諸君元吉得其副墨一紙以去余爲名之曰西疇結耦圖耦之爲言樂乎志之同也雖然惡乎同哉余性慳且嬾自知才不足爲世用其窮無所成就而思託農圃以自放宜也元吉年少於余家有二親方日夜望君之顯達而君又賦才甚美工爲制舉之文塗泥不足以久辱君也窺君意氣之豪上卽君自審亦豈甘以自暇逸乎哉昔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余與元吉交十年矣今特著其所以不同者如此圖中二人或亦當相忘於一恥不逮齋集二卷

奚

笑中也若曰藉負戴以盟車笠此交道之淺者其又奚云

西疇結耦圖記

澱濱寄隱圖記

吾邑之水澱爲大東西徑十八里南北倍之癸丑周逆亂子從先農部兄奉母避地始於此湖相見越九年辛酉再至刀劍餘生挈八口丐漁舟宵濟客舊主人靡靡瀕湖百步而近開門東望故山在目三十里之隔音信中斷居二年親友無一人至者澱西乎遼東也未幾子去澱而西客松陵西浦子去而胡君心敷適至筆耕湖濱者三載娶妻生子若將與此湖訂歲寒盟也子與心敷家同里生同歲角而弁弁而衿二十年釣游所至若鷓鴣然每當酒酣耳熱偕季蓮輩踈踈起舞吟聲笑聲罵坐聲一時交作心敷試憶之景象當歷歷如昨今乃同作湖濱人也

恥不逮齋集卷二

七

哉昔東坡於杭前後凡兩至自謂與西湖有夙契彼去家萬里仕宦萍跡得此絕境喜所遇非偶然宜也澱於吾里朝發夕至卽果爲已有亦何足多異心敷顧樂之而寄之隱之且從而圖繪之好事若此子羨心敷癡猶昔酒酣耳熱時也雖然子昔癡慙視心敷尤甚自再至澱不見吾兄再去澱不見吾母骨月十年摧剝盡矣澱故無恙每一經過覺人琴之痛風木之悲烽煙之舊狀礮石之餘聲冷暖人情飢寒旅況按劍殺賊之狂擊筑悲歌之憤百端并集而皆於澱乎得之故澱可圖也子之於澱不可圖且甚不樂有人之圖之也客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其聞一人神色獨變問之乃嘗傷於虎者披斯圖也子不覺

談虎色變矣心敷流離患難意亦有不可圖者乎其之澱之年
王師已東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圖以自娛意或在此不然則
心敷癡愍予滋愧矣心敷索題詩無已則試爲子歌歸來之歌
歌曰

客歸來兮澱之水空悠悠葦不杭兮并不舟侶魚鰕兮此閒樂
吾所思兮浩蕩鷗險風波兮世路舵誰穩兮中流悟倚伏於一
瞬來帆飽兮去石尤澱兮澱兮胡不歸兮胡求客歸來兮漕溪
之曲城西之陬秋風兮桑梓春雨兮松楸斜陽縈兮瓦碎舊主
尋兮燕愁何魯兩生獨不至兮付身世於浮漚歸來歸來兮澱
濱不可以久留

聊不逮齋集卷二

五

周應芝農部畫像記

昔歐陽公作五代史區死節死事之傳二之凡全節之士得三人而以梁招討使王彥章爲稱首集中又爲記其畫像其予之至矣豈不以忠義不泯於人心而感人深者哉仁和周應芝農部既出爲直隸廣平府同知咸豐三年分防臨洺關死節妻妾賓客僕從與焉其事甚偉農部自曾大父宮傅公以來居吳江之黎里其英與修吳江縣志傳忠義首吉安府知府陳宗元次卽農部夫旣爲之傳矣今復獲拜農部畫像頗恨無歐陽之筆爲之發揚氣概一寫盡臣仗劔慨之烈然而凜凜然生氣猶在紙上方將失丹青而摧金石忠義之不可磨滅也如此農部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完

固不死邪初農部將出謁選人禱於宮傅之廟卜所以分詣省者直隸大吉未幾而農部死難聞之明馬忠肅公世奇先死難一年其父見夢語以六十一歲當死術者推之曰其不然乎填土也土起於金金土相生於我不爲仇爲恩其不然乎忠肅卒死甲申之難貽書其子述前事而曰一死成我千秋之節何莫非恩夫忠肅可謂知命者矣農部有妻妾從死不異忠肅而吉卜恩星之占其理可以相發君子小人之爲禍福也異歐陽固嘗言之云因傳中未及此遂爲補書之畫像之後

西磧紀游

同治九年春正月初八日巳刻解纜出白蜆湖淡日初呈西風料峭未幾黃雲鬢鬢有釀雪意未正過屯村見兩岸老桑疎密數百株閒以新條覺市廛頗饒野趣村有報恩寺唐大中時顧文通捨宅建寺前大樹數株虬枝半秃皆數百年物兵後殿宇荒涼垣牆頽落而規模氣象猶想見從前香火之盛以風緊急於成行未登覽隨經同里湖遙望水鳥數羣瑟縮蘆渚一二飛者聲拍拍不知是鷗是鳧傍晚泊同里東旗杆場口占一聯及第人何在旗杆石尙存登岸進草棚茶竈小歇道左見裘裳翩翩者數輩不丁眺晚內一人黃裳藍鞋著風帽猩紅而金緣吳

恥不逮齋集

二卷

空

趨俗尙富麗歲朝至元宵士女率冶服以嬉回首亂離寂寞數載今復覩此宜若酒人之爲瑞然而蜉衣鷓冠有識者又深風俗之憂矣茶罷散步觀陳王道侍御坊左有船坊俗所謂劉家船坊也沿濱行得稻田數畝一望清曠大榆三烏鴉暮巢人至不驚上燈到船小飲黃昏興方闌聞舟子噤寒愁歎聲推篷起望屋瓦皆白雪霏霏下矣於是翦燭跋復飲連浮大白得詩一首云載得一船雪來探萬樹梅遙知今夜夢飛渡虎谿隈就枕聞隱隱鼓角聲蓋湖邊巡防槳船猶有存者

初九晨起有鳥先鳴得句云一樹寒鴉呼客起半天晴雪伴船行出鎮有橋曰富觀相傳橋畔爲葉騎門宅騎門富甲三吳故

同里原名富士洪武中與其戚沈萬三同籍沒馬養真青谿竹
枝詞云居民大半貧如洗豔說前朝沈沈萬三吾於此橋亦云一
路風逆寒氣逼人前望遙山隱見白迷雲際是日以石湖風緊
迂道出尹山橋瞥見來船青帆飽掛映襯入畫未刻經行春橋
羣峯拱揖漸入佳境橋在橫山東茶磨嶼下南跨石湖范文穆
記所稱石梁卧波空水映發者風光尤以看月爲勝惜今秋未
醒秦淮之夢孤負此湖多矣西過跨塘橋巡瀆川行石山卽橫
山俗呼七子已畦先生獨立蒼茫處想已渺不可尋右爲梅灣
九龍寶華諸峯晚晴照雪冷趣宜人楞迦一塔孤聳若數里相
送云西刻到木瀆鎮泊船上山塘閒步路滑遽返靈巖天平支
恥不逮齋集二卷

空

初十早晴客未起放棹繞穹窿鳳凰之陰經光福鎮人家皆鰲

石爲牆以松杉作柴山居幽致令人神往自出虎山橋渡東崦
四望皆山積雪在樹其南麓白屋鱗比中果木青葱斷續相間
惜無倪雲林畫筆以圖之北望虎山一角寺燬而古鼎獨存下
設關卡一旆飄颺與對岸光福塔映帶崦周圍四五里漁舟往
來其中鏡水環山彷彿西湖特僻在太湖濱故名不甚著不然
安知不與淡妝濃抹總相宜者並豔耶已刻收口入山浜南行
路極狹宿冰未泮約數十步一棹作丁丁聲船著岸造山家問
路訖同游二客手執梅一枝而下未登香雪海先報一枝春二

客真解事哉隨解纜曲折而西歷費家隴至礮上泊船不二里
許篙楫屢誤客口占云欲到梅花深處去幾回迷路似桃源飯
畢上岸時方亭午游司徒廟廟額曰柏因社其陰爲第一香林
四字入丈室山僧成果設茗飲詢以入山蹊徑粗得梗概旋起
謁御封四柏輪囷離奇莫可名狀殿設神像楹聯有大樹元
功云云若神爲大樹將軍則元功字假借且將軍生前未審位
三公否若屬之冠雲臺者則大樹云何是馮是鄧僧亦未能確
指當歸而細考出廟厯桑徑西北行登香雪海讀御製詩碑
亭已燬四石柱獨存其旁山骨嶙峋俯視平疇條枚條肄縱橫
交錯梅惟什一蓋香雪幾變爲桑田矣下山西行經銅井西碩
恥不逮齋集二卷

壘

1x

之陽其左爲米堆彈山更多不知名者一路樹陰茂密多宅少
路逢土人叩以買盆梅處以中天井對復前行里許境愈幽梅
林愈密有時隱隱聞人聲跡之不得始知摩詰詩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二語入妙正徘徊間有老婦出行汲者乞其一指
爲前路之導傲不荅不得已悵悵欲返忽見水光一閃倏忽復
隱迴步復進冀窮其勝不百步山坳中一角陡開煙波如鏡始
猶以爲銅坑側西崦在望及登山阜一墓石放眼所到不覺大
聲叫絕蓋具區八百里向惟於圖志中臥游及之今不意信步
來前得濯足其流時夕陽在山陰風怒號茫然四顧聞無人聲
不待登絕頂已悄然悲肅然恐凜乎不可復留也歸路怒遇

兩童一婦乃知是日所歷已西過天井約一里不得盆中梅而得觀湖中七十二峯之概所謂山行誤亦好也到船適上燈舟人已温酒待矣

十一日清晨風和日旭遂鼓興作竟日游先是余以布鞋踵決喚舟人到市買鍼線及帶飯罷遂手爲繫上取健步也阮孚有言一生能著幾兩屐余不敢希晉人曠達然此舉亦頗落拓云臨發余攜煙火具一客攜酒壺一客裹茶蛋九用代餽糧經河鮑橋南折而西山人擔柴入市者不絕婦女上山樵採手竹耙一荷杖二頭繫稻一束背叉桑躬於帶情景歷歷如畫可二里許見廢宅一所菜油油矣而石牆存旁有小池頗清冽余無家恥不逮齋集二卷

畜

人也慨然以爲得此經營更拓桑園數畝讀書其中於願足矣行不數武有石碑表墓曰某某大夫袁傳訛者以爲卽玄墓所由名考志此山本名萬峯以晉郁泰玄墓故改今名御製詩玄作袁係避諱小孤彭硯曲爲附會可笑也墓石有二石磴拂塵可坐一樵子亦來息肩詢以仰面一峯謾以小山對得句云地僻人誰來買宅山多樵亦不知名再前行聞鐘聲隱隱石徑高低轉出山坡境忽開曠據重游一客云此地向來萬木參天鶯囀不斷聽之俗塵都撲語未竟有聲鈴鈴從樹杪出仰視見數鳥盤空浴湖光而上下隨登聖恩寺鐘樓參佛座入丈室歷級尋御賜寺僧濟石松風水月字碑在廢軒中右壁爲翁叔

元及德和僧紀恩記讀畢乃知香雪海卽吾家山自山輝宸翰而吾家之名土人無復有知之者矣出寺循西麓行回原路坐向所坐石上出懷中酒肴將食客忽相顧而哈余曰無害有大白在因相與大笑而飲益是日上岸忽急攜酒忘杯余戲以蛋白圈代之而二客則手壺以鯨吸云問之樵客前所見廢宅後去青芝山不遠遂鼓腹循池邊小路入經雲石庵遇一匠又得所謂董墳者曲折歷其地翁仲無言不知石槨中爲誰更折而東得一橋橋下澗水清可以鑑游至此樂甚自是信步所至路轉峯迴杳不辨東西南北入幽深處客忽駐足指一石坊曰此非俟齋先生幽宮乎諦視良審不覺狂喜向讀遂初堂文集

聊不逮齋集

二卷

壹

知先生墓在吳山浙高士戴南枝先生積賁字資營成稼堂所構一節千古者每與客論之恨未一訪今不煩鄉導忽無意得之此游爲不虛矣於是趨進墓道石迴面碣卽以野服相率下拜拜畢周視松楸樵採無恙尤多梅孕寒初放以結高人之伴故較他處更幽而靜出墓又數轉迷不得路問一老叟知其地爲眞如鳴志所稱羣山四抱者是也墓背銅井青芝襟帶其閒碣爲八分大字意者卽戴先生筆墓道坊曰明孝廉俟齋徐公墓道光乙巳巡撫文重修者聊志於此作他日再訪之券歸途聞簫鼓聲移時見山村人迎神賽會者逐隊來遠望有臺閣高數丈蜂擁南去於幽寂徑中得此熱鬧亦一奇也酉刻到船

是日買得太湖鱸重三斤客曰此行不爲鱸魚膾余笑應曰直爲鱸魚也是賢傾醪大嚼黃昏方罷上岸閒步仰見明月徐徐行至礪橋一水照影犬吠無聲橋左人家有梅一株橫插籬外徘徊其下幽香撲人爲高吟林和靖暗香疎影之句恍若身在西泠也下船議夜泛東崦以舟人酣睡不果

十二天未明聞寒風大作繼以雨遂決歸計辰初渡南崦開船坐聽船底浪打有聲山風一陣橫吹艙撼不定入虎山橋雨甚遂泊船福嶺前飯畢無事隨客上岸訪一友午刻冒雨開船不半里許回頭望諸山煙氣迷離渺與雲接雪山玲瓏而高聳雨山蒼莽而低垂雪山似近實遠雨山似遠實近一如春笑一如恥不逮齋集二卷

矣

冬睡惟笑不媚爲包老睡正酣爲希夷是則當爲郭熙下一轉語耳二者各極其勝而余尤愛雨一路經鳳凰諸山推窗而望衣袖濕勿顧也俄見山巔煙雲繚繞中二白鳥徐飛久之乃滅是夜泊善人橋

十三舟人早起解纜過木瀆山色未醒晨炊烟一縷起其下幾散入林杪前夜泊時曾與瀆北諸山有息壤盟至是一棹徑行不免依依之戀羣峯經新雨洗濯積雪都盡面目視來時一變最近一山著浮圖其上者爲靈巖石骨齒齒蔚秀可愛東踞一峯孤峭獨立尤以不因人熟見奇吳諺云獅子回頭望虎邱以形名不以德名未盡其義也大抵西磧諸山土多石少聞潭

西有石壁數丈頗奇峭以入山曰淺未及游今得獅嶺一拳遠
縱游自此曰所得亦多矣當船泊善人橋也把酒夜談余以數
日快游陰晴雪月之景俱備擬倩一好手繪圖一冊以印鴻爪
每幅題識已列有九則所未厭者有帆未掛耳客曰天若賜此
圖成明日石湖其助馬當乎是日午前風不利長年不樂庸詎
知舟中人更不樂甚也去行春不半里風脚忽轉大喜過橋改
楫而舵茶磨楞迦諸峯前相其背者今覩其面一廟樓依山高
矗紅窗曲棗倒影在湖點綴其閒者一竿放鴨之船兩槳罩魚
之艇時以簪篷盡揭縱觀特暢故擬圖十幅以石湖揚帆終者
志喜也更奇者過湖片時風復逆無何陰雲四合山盡雨來歸
恥不逮齋集

二卷

全

過同川簪篷上點點作碎玉聲相彼雨雪先集惟霰茲之霰散
如珠若爲來時一夜無聲雪作餘波云西刻渡蜺湖入鎮以某
家屋瓦坍落市河船擱不進是則更出意外者上岸洗盞渴飲
三鼓始罷計船中瓶已於隔夜罄矣

右西磧六日游紀此行訂自戊辰忽忽未果客冬再申前約擬
以元旦後一日卽行遲客不來意其又成畫餅矣初四三客至
西浦招余襍被到鎮以天陰留三日解維之時人尙有阻之者
以故遲遲乃發計成行訖歸時不掩一旬路惟餘百里山亦無
壁立千仞者自好游者視之眼界中稊米耳何紀爲而余顧一
一紀之者自恨無四方志足跡不出里巷生吳中而吳山未登

陟卽九峯近家鄉亦賒徧歷拘苦如此宜其胸襟徧狹無以自
廣汗漫之游自今伊始雖不敢驟希匡廬雁蕩之奇而游海虞
游洞庭游金焦浙郡天目諸山此數年中或可一鼓其興此紀
其嚆矢也且六日耳忽晴忽雨忽雪忽風天若故示其奇變以
供幽賞於寂寞荒涼之境不可謂非厚幸也紀之更以示不忘
云爾或曰吾子此游以梅爲綱梅未盛開毋乃減興夫梅最宜
雪宜月余此行雪月雙清特早半月放船花尙羯鼓待催然幸
先立春四日天氣奇暖南枝已燦爛可觀計其全盛當在月杪
及是時又安所得雪耶然則看梅當紀看梅遇雪尤不容不紀
抑余嘗南游杭州丁卯之役弔古秣陵西湖屏列暨垂青於江
恥不逮齋集 二卷

矣

北江南者山皆視西磧爲雄曷爲不一紀之不知看山貴專不
專則所得於山者淺余此行無所得第與耳謀目謀者然
視前此則專矣故遺彼紀此焉由是進焉不必借聲於耳不必
借色於目而胸中怡然曠然落落然常存一山水之趣二客能
乎余謝不敏二客一爲徐君攬香一爲騎門已畦後人葉君厚
甫其訂約不往者爲宋君靜齋是役也厚甫實具舟楫主也且
先余來游余非主以執筆紀游權作主人可乎一主二客若圖
以入畫一紫巾一元巾一碧色巾圖十幅一靈巖夜泊二東嶼
問津三香雪讀碑四眞臨拜墓五彈陰望雪六茶麓觀湖湖一
小山當時未得其名以其豪暢退考圖志疑李流芳欲建六浮

閣於閒者卽其地是爲茶山故曰茶麓觀湖七玄岫聽鶯八磡
橋步月九福嶺阻雨終以石湖揚帆再有餘妍請搜異日各係
小詩圖成補作

恥不逮齋集 卷一

充

卅

